



G331国道上的抚松县露水河，古木参天，一片未被世俗喧嚣触及的净土。每一座山都静静屹立，茂密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远眺如墨，蕴含着一种深沉气场，显得庄严而冷峻。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光中，走过这条神圣的大路，内心充满了平和与安宁。

大清围场三百年

G331国道穿越白山松水，追溯参乡林海那久远的历史脉络，在茫茫远山和滔滔江水里，留下了一代王朝的起点和背影。

露水河，镇小林多，因驻地一条叫露水河的河流而得名。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露水河清朝初期属于龙兴之地，列为大清参山围场，清廷派人在此进行围猎和采参，不准任何人进入，直至民国初年才有猎户和参户到露水河畔居住。

当迈进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皇家围场，恍若走进幽深神秘之境，斑驳光影的林间小路、湛蓝如镜的碧泉湖、柔美刚毅的白桦林，无尽沧桑往事似在天地之间畅快倾诉。

露水河多猎手。筑木屋于深山，待秋凉牵猎犬而入林海，猎人又称之为“御围”。“御围”顾名思义是皇上行围，咸丰朝之前他们要把活鹿捉住进行饲养，送到北京放置皇家围场或“木兰秋狝”时使用。晚清围场开放，设垦务局招民开垦，炮手们“击捕狐鹿猪狼熊鹿，昔者目的在捕貂，刻则不择何类，悉予猎取；彼等用旧式之火绳枪，连日跋涉山野，以兽踪踪其皮为生”。“炮手”即猎人。

猎人们把这种狩猎的方式称为“走山”。在露水河无边无际的森林和黑土地上，捕鱼的人和捕兽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万物食物链中的一环，甚至认为自己终究会“走”回到山林中，化为尘土。

“走山”时，捕鱼的人通常在山中的小溪沿岸附近生活，徘徊在河口；捕兽的人则住在山沟和林谷的小房子里，尽量靠近森林。无论是捕鱼还是捕兽，他们都会熟练使用各种工具，陷阱、套索、网挂，轻车熟路。捕杀野兽有时反而会成为野兽的食物，他们面临着和野兽一样的命运，务必小心翼翼。

这些猎人所使用的武器相当简陋，并没有太大杀伤力，捕杀猎物之后，武器都当防身来用。然而，面对强劲的对手，猎人往往也会退避三舍，“一猪二熊三老虎”，困兽犹斗，生死之间，如没有绝对把握，通常会选择悄悄离开或者将猎物惊走，倘若硬来会付出血的代价，这是无数猎人留下的生命教训。

山林之中有些捕兽的陷阱存在了上百年，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尽管已经失去了功能，其形状和遗迹依旧非常清楚，成为狩猎历史的见证。

G331国道上300年大清围场，至今依然有着数不清的人和动物的故事。

遥远的“猎技”

G331国道露水河段，山野带着刻骨铭心的严寒，这里是抚松冬季最为漫长的乡镇。冬季是狩猎的时间。森林以外的天地都被迷茫的云雾所笼罩，一场大雪铺天盖地，除了群山岿然不动外，滴水成冰的森林里依然会有动物出没。

气候严寒却改变不了长白山地区物产的丰饶。人，远远相望猎物，仔细观察它们的影子，极富野外生存的隐蔽技巧和持久耐心，这并没有使猎物感到不安。这是大森林里特有的默契，“春不打母、秋不打公”“不打幼崽、不伤怀胎”是狩猎准则，更是猎人的共识。

狩猎名曰“打围”。打围环节首先要“追踪跟踪”。当猎户“打围”时，推举素有经验的人，视山岭的形态及山林的稀密与面的广狭，就可知其兽类的多少，村度之间必须判断兽出入之路径，然后设法围击。开枪后的跟踪是对体力的考验，一旦追击“或遇兽受微伤，未能遽毙，负痛跑回巢穴，猎者随即追捕，即能够完全知其踪迹，嗣后即便于搜取捕获”，非达目的不能停止。

“枪手等仗”是打围最重要的环节。猎人每一队中必选拔最善于射击者二三人，查看兽类走过的路线，即可知其出路，按其出路的适当地点埋伏下来。猎人像狙击手一样目不转睛，名为“等仗”，只要兽类由林内闪出时即瞄准射击，“等仗”的任务就随着枪声宣告完成了。

“选拔赶仗”则是最辛苦的。猎人的队伍选出三两个善于登山跑远的人担任“赶仗”。他们不用武器，而是手执木棍，看好野兽的出入路线，布设阵式，向“等仗”的同伴发出暗号，这三两个人通过兽道闯进林内大发喊声，一时之间山岳震动，使林内伏兽惊慌奔走，落入射击范围内。

“背锅打杂”也是辛苦的差事，名曰“打杂”，是专为猎人的饮食及背锅灶行李用具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听候追踪、伏击、赶仗的驱使，猎人追击时掉下的鞋帽、衣物、零碎物品都由他们捡回来。“打杂”所分得的利益并不比其他猎入少，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没有猎工高低之分。

G331国道露水河段还有很多隐藏的民俗，记号就是其中之一。渔猎为生的先民常年奔波，进入露水河山高林密的大森林里打围，时常会在地形地貌较特殊或利于打围设伏的地带，发现一些猎人们留下的打围记号。打围的猎人们管这些记号叫作“打树皮”“挂幌子”。“打树皮”是砍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树皮卷成卷儿状，放在路口大树杈上。“打树皮”用的多是白白的桦树皮，插着树

「猎猎」长风「露水」成河

徐少凌

枝、山花等物，明晃晃的，提醒进山的人附近有“炮手”打围，避免误入受伤。据说，这种善意而通俗的方法流传了上千年。

《大同报》记载：就猎人组织及捕获方法言之，至所获之兽类极多，以鹿的茸，獐的麝，虎豹的革，青羊的血为上等，其余如鹿、獐及青羊等的单价值均不甚昂，所得价值仅够充弹药费云。由此可见野生动物种类之多。

如今露水河早已不再是猎杀的年代，虽然历史与民俗历经时代变迁，但人民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的传统从未改变。

寻路“猎参”

G331国道露水河段的“猎”风拂过森林，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神奇植物，也在“猎取”之中，那就是人参。

在长白山区域，山民寻找人参被称为放山，放山即“猎山”。放山人行走在森林之中，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对无际的森林深感恐惧，寻找人参中途不可以乱语，须凝神聚气，细心寻找。

放山人很少有独自行动的，多数组成一个团队。放山把头寻找人参的经验丰富，春秋两季会集结一些同样对人参向往的山民，走进大山的最深处，同时还要负责团队的行动路线和饮食起居，每一个方位、每一天气候的变化都要装在心中，选好山场，反复寻找。这是一个极其耐心的“猎山”过程，但有耐心也不意味着就会有收获，因此经常会露宿于山林之中等待天亮再寻路探索。

在森林里，把头和老把头的尊称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却是两种称谓，前者称谓于人，后者则称谓于神。

漆黑的夜里，大森林幽远而神秘，唯一能安慰心灵的是那一堆篝火和老把头的护佑。篝火会带来温暖，也会避免猛兽的夜袭，老把头的护佑则是心灵的寄托。

放山人会找来一些枯树枝干，搭好小马架子房，铺上软草，就睡在这简陋的临时住所里。到深夜还要把火堆再烧得旺一些，直至天明。猛兽并不是放山人最害怕的，在放山过程中令他们感到极大痛苦的事，其实是潮湿。森林里气候变化莫测，经常会遇到瓢泼大雨，有时一天会有几场雨，加上山高林密，道路艰难，极易造成摔伤和迷路。

面对林海，寻找人参实在不易。把头对森林足够熟悉，作为团队的核心要始终保持着镇定，避免危险，否则一行人会被森林吞噬，毕竟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危险，通常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会碰上山洪，会失足摔落悬崖，会突然遭遇野生动物。

放山人“猎参”目的是明确的，千辛万苦只为找到人参，并带着人参平安离开森林。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情，默默将参籽埋在挖出人参的林。这样做会使得人参资源不枯竭，也会令他们感到心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这份信仰来自一代代先辈的嘱托。

活下来的放山人所带出的故事显得冰冷而隐秘。

露水成河 图腾之地

露水能够成为河流，这份意境恐怕在长白山里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进入G331国道，露水河满眼都是树木。林中一条奔涌的清溪，蜿蜒曲折地流向远方，鱼儿游动的细节都清晰可见。那稀薄的阳光慢慢穿过山间浓厚的迷雾，呼啸的风声仿佛是白山黑水间跋涉旷野的祖先们来自远古的呼喊，打破了冬日的寂静。

露水河低沉的兽叫、欢快的鸟鸣、溪水哗哗流淌之声，相互交织，但不能打破山野久远的寂静，反而更加空灵。

冬雪千层，露水河的老木头营子、棒槌营子、老村子里的猎户、把头，这一时期通常会把山林里落单受伤的豹子、小熊带回来，如同照顾孩子一样喂养，并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将它们放回森林。森林千年的沉默给猎户以无限遐想，他们传说下来的故事不仅有狩猎的技巧，更多的是对自然之灵的崇拜，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

这是一片“众神”存在的土地，熊虎豹鹰、狼蛇鼯猫都成为各种各样的图腾，千百年来伴随着长白山下各个民族生生不息，被顶礼膜拜，赋予传说。对于难以捕获和驯服的猎物，人们甚至发自内心地加以崇拜，只取所需绝不滥杀无辜。猎手们相信自然的因果，知道自己的渺小，千百年来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人与兽都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森林的浓密掩盖了辽阔的山野沟壑，向远方一点一点延伸着，衬托幽谷更加神秘。

万物有灵，这些野生动物其实都是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一环，那些经过自然之手点化的物种，是人心目中存留于世的“神的图腾”，千百年间存在于露水河畔每个角落。

狩猎作为原始而古老的生产方式，曾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时代变迁，传统狩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露水河森林公园里有一个“长白山狩猎民俗文化馆”，建于2014年，走入其中，一件件古老的狩猎实物和图片，对长白山脉远古狩猎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情景再现，倡导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露气凝成，天赐甘霖；滋养厚地，繁青万物。露水河汨汨脉脉，G331国道呈环绕之势，在这大地江河之上贯穿出生机与活力的脉络。这条森林所涵养的漫漫天路，成为长白山众多城市相濡以沫的生命线，通向广阔的世界。

图片说明：

①②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碧泉湖

③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雾凇漂流



古韵与风情之光

——长白明珠果园村印象

□朱云霞

在时光长河悠然流淌间，总有一些地方，宛如隐匿于岁月深处熠熠生辉的明珠，不招不摇却又穿越经年而引人入胜。位于国道G331长白段、距离长白县城以东3.5公里的马鹿沟镇果园村便是那样的一处打卡地。

果园村，名副其实，村里村外随处可见零星、或集中生长的各类果树，春来花闹枝头，微风轻抚便有缤纷落英；秋至则果香四溢，沁人心脾。村前直通国道G331长白段，更有鸭绿江缓缓流过；村后有长白山南坡山林之势为倚，幅员390公顷的行政村，如一颗镶嵌在长白县东南隅的明珠，古朴晶莹，柔光四射。

村门建筑为牌楼，牌楼顶部用仿古青瓦覆盖，整体为玄武岩砌筑，是果园村的标志性建筑。整体设计壮观厚重，牌楼匾额上是由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亲笔题写的“长白朝鲜族小康村”八个大字。

牌楼前拾级而入，眼前豁然开朗起来：精致的小型广场一侧，有溪水蜿蜒而过，先有廊桥，再有木质水车，又有鹊桥，再有垂柳伴溪，溪流清澈处清晰可见小鱼穿游；

另一侧则是采用鸭绿江中的鹅卵石、天然大理石和名列中国五大篆刻名石之一的长白玉砌筑而成的“文化墙”，那是一面以白黑为主、配有七种色彩掺杂其中的石墙。墙面设有错落有致的圆、高、方等多元化窗格，其间放置了淘米盆、顶水罐等朝鲜族生活用品，大理石的墙面上刻有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长白，我的家乡》……人们用这种博古架一样的墙的形式，讲述长白朝鲜族自己的故事。一时间，让人难以分说广场与水系和石墙景致之间，谁是谁的背景、谁是谁的点缀了。

与村门牌楼相对应的，是一座四方城的建筑，名为“巨矢城”。屋顶是朝鲜族传统建筑中的四坡水样式，有传统官式庑殿顶的建筑特色，只是正脊上并没有鸱吻和脊上的神兽。灰瓦白墙在穹之幕下，显得那么恬静、那么淡然。巨矢城的耳房设为村委会办公室和民兵执勤点；正厅设置展览馆，有书画、民俗、奇石等展区，展品均有长白朝鲜族的地域属性。

巨矢城外一侧是由纯铜铸造、总重量达500公斤的铜



赵博 摄

牛，那牛脊背坚挺，装得一车烧柴正稳步前行。无论是出发还是路过或是回归的人们都喜欢去摸一摸那铜牛的犄角或是脊骨，或许这是一种关于坚韧、执着、担当等力量的传递，又或是对满载而归的心理慰藉吧。

巨矢城另一侧是一处仿古朝鲜族民间霸王圈建筑形式的民居，名“稻香居”。木架结构，屋顶以稻草覆盖，房屋正面向3扇门窗通用的“门”，屋内有寝室、客室、厨房和仓库。寝室有大平炕，仓库里放置着农民用来背烧柴的背架、轧冷面的冷面架、磨谷和做打糕用的“捣碓”等常用工具。墙壁内外皆涂以白色，整洁干净，是早年间典型的朝鲜族民居的代表。

果园村内外公路笔直、整洁、通透，路边那些白墙青瓦、屋脊两端微微翘起的极具朝鲜族传统特色的民居屋舍，错落有致。有的人家的院子里，还摆放着擦拭得清清爽爽的缸、罐、坛等，有闲置倒扣的，也有盛装物品正放的，皆排列整齐，虽静默无语却又以物的形式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长白县果园村，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2005年4月，为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多民族融合，深度传承朝鲜族文化，改善边境少数民族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果园村实施以“推进旅游产业开发”为核心的全方位规划、改造与建设，同年10月，果园朝鲜族民俗村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果园村还将尤茨、花牌、秋千、摔跤等民间游戏纳入旅游服务当中，让朝鲜族民俗文化与人文景观在这村子里交融、生辉。

如今，果园村已是集民俗展览、康体娱乐、人文景观、餐饮购物、民居服务、生态度假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旅游场所。村内有近10个生态采摘园，无论是孩子们的假日游学实践，还是利用闲暇领略长白朝鲜族风情，抑或想品尝一下长白朝鲜族特色菜肴等等，在果园村都能信手拈来。首届金达莱山花摄影节、长白朝鲜族民俗文化暨高山草原露营节、朝鲜族民俗村篝火美食空阶等活动，都在果园村这片土地上开启，又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这颗明珠的柔光向更广阔的时空四射开去。

夜幕降临，果园村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而迷人的面纱。月色如水，温柔地洒在宁静的村落之上，给整个村庄增添了几分静谧与祥和的气息。山风与江流相和，仿佛在诉说着果园村的前世今生，又似在为这片宁静的土地吟唱着一首安谧的摇篮曲。此时，若漫步在村间小道，呼吸着清新宜人的空气，仰望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所有的烦恼都可在那一股宁静与惬意之间，烟消云散。

长白县果园村，就是这样的一处打卡地，吸引着每一个渴望探寻美好、感受别样风情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远离都市喧嚣，细细品味乡村宁静的同时，探寻并享受这里的慢时光、慢生活，与那缕古韵与民族风情交织的柔光相拥、相融……